

哥  
水

咽

寒  
声



当代戏剧创作丛书

# 晋水咽

(七场民族歌舞剧)

寒声 编剧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# 内 容 说 明

本剧取材于晋祠宫女群像彩塑的传说。

相传晋水泉边有位技艺超群的老画工，他的妻子田秀秀本是民间歌舞名伎，十六年前被皇家选入教坊。他的女儿丽姑也长于歌舞，已与他的徒弟聪哥相爱。这年元宵佳节大闹花灯时，丽姑又不幸被皇家选入教坊，李待诏和聪哥也被诏入京营造长庆宫；丽姑入教坊后，与生母田秀秀相认，并在其母保护下摆脱了昏王的纠缠。聪哥也借修长庆宫之机与丽姑相会，正当他们设法逃离虎口时，番兵入侵，攻破京畿，昏王被迫服毒自尽，并下令将教很歌伎全部毒死，为他殉葬。淫逸残暴的昏君铸成了李待诏一家两代人生离死别的悲剧。日后聪哥在修晋祠时，将丽姑、田秀秀的生前容貌塑成彩像，留传千古。

本剧获得文化部、中国剧协颁发的1980—1981年优秀剧本奖。

责任编辑：郑光塞

晋 水 咽

---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字数45,000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2.5插页4

1987年4月北京第1版198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册

---

书号8069·1041

定价0.75元



**第一场 祸从天来**

(李萍饰丽姑、师善教饰聪哥)



**第二场 丝竹传情**

(王玉枝饰田秀秀、  
杨建军饰刘小玲)



第二场 丝竹传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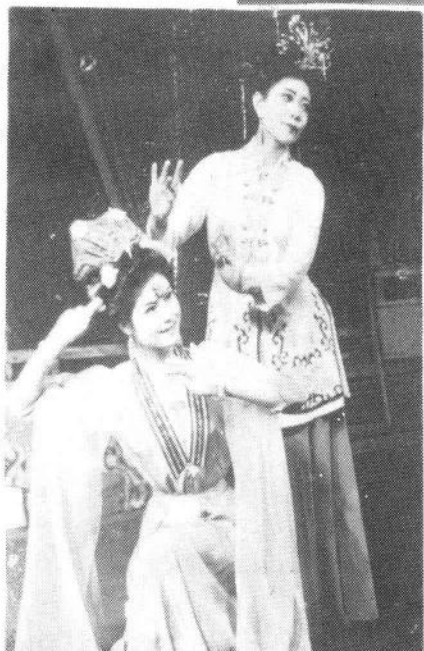
(王玉枝饰田秀  
秀、赵林春饰丽姑)



第三场 歌舞重逢

(冯艳丽饰丽姑)

第三场 歌舞重逢



第六场 恨浪冤涛

(冯艳丽饰丽姑、  
孟虹饰田秀秀)



第六场 恨浪冤涛

(冯艳丽饰丽姑、孟虹饰田秀秀)



第七场 丹青长留

## 人 物 表

- 丽 姑——古代并州晋水附近栖凤园的一位村姑。
- 聪 哥——栖凤园画工，丽姑的未婚夫。
- 田秀秀——教坊女部习业班班头，丽姑生母。
- 李待诏——栖凤园老画工，丽姑的父亲，聪哥的师傅。
- 云少霞——教坊笛色名手，聪哥挚友。
- 老 者——栖凤园司祭。（第一场为苍头，第八场须眉皆白）
- 皇 帝——风烛残年，老态龙钟，身体异常消瘦。
- 姑娘们——栖凤园入宫姐妹。（即刘小玲、花小妹等）
- 高太监——皇帝佞臣。
- 小黄门——高太监耳目。
- 道 士——即王祖师，皇帝宠臣。
- 县太爷 乡亲们 工匠们（石雕 木雕 泥瓦工）
- 宫女们 女官 差官 常侍 禁军 小伙子
- 殿武士 内侍兵丁 临邛道人 宫廷健舞队
- 番邦将士 耍龙灯的青壮年 皇族 勋戚若干人。



## 序幕 离恨绵绵

〔哀怨愤激的乐声渐起，忽如江河奔腾，忽如缠绵泣诉。音乐声中，大幕徐徐拉开，露出前台纱幕。〕

〔字幕，画外音：古时候，晋水泉边有一个村庄，名叫“栖凤园”。这地方背靠吕梁，面迎太行，一带汾河环抱，偕同晋水南去。村前松竹成林，柳丝垂帘，葡萄玫瑰满园。有这样一段民歌流传着：

晋阳的玫瑰盖百花，  
赛不过栖凤园的小娃娃。

说也奇怪，这里的姑娘们，确实个个标致。栖凤园住着一位老画工，人称李待诏，此人技艺超群，远近闻名。他有一个独生女儿，名唤丽姑，天生丽质，长于歌舞。李待诏用了三年零六个月的工夫，挑选了一位贴身弟子，奶名聪哥。这后生心灵手巧，确也聪慧可爱。丽姑和聪哥，是天生的的一对，故事就从这里开始。

〔音乐声中，透过纱幕和幽暗而又美丽的中景剪影，一轮圆月，在烟雾弥漫中高挂半空。碧玉般

的晋水，静悄悄地流着。

〔女声伴唱：《乡音》〕

晋祠水，玉液流，

明月年年照并州。

伤心的元夜群芳泪，

祖辈流传记心头。

〔歌声中，天色微明。一队村姑剪影，舞姿婆娑鱼贯而过。〕

〔纱幕上映出：民族歌舞剧《晋水咽》。（彩塑山南晋祠宫女群像的传说）〕

〔深沉的古祠钟声，延续着颤抖的音波，仙乐般云锣伴随着优雅而又哀怨的古乐曲声，动人心弦。〕

〔纱幕云雾缭绕中化出正在补修中的晋祠圣母殿一侧。台左须弥座上，为圣母邑姜氏和两尊供养人像。正面为圣母殿右侧，罗列五位侍女塑像。中间一尊，为田秀秀塑像。所有塑像，刚刷粉底尚未着色，一尊尊通身雪白，玉洁冰清，神态端庄秀丽。（全由演员饰）李待诏站在田秀秀塑像前，提笔端详，准备着色。李待诏先在塑像的眉间，染出两朵金黄色的黄绫花，深情地凝望着塑像沉思。黄花触动了心灵的创伤，使他投向难以抑制的离恨境界。〕

〔男声伴唱：〕

离恨海啊！离恨天，  
离情苦海石难填。  
年年玫瑰年年月，  
鸿雁已梦断。  
泪眼已望穿，  
九阙宫门似深渊。（重句）

〔女声无字伴唱：

啊……

〔男女声重唱：

年年玫瑰年年月，  
九阙宫门似深渊。  
你生死难卜，  
离恨绵绵，  
彩塑传情圣殿前。

〔歌声中，李待诏从怀里掏出一个锦缎小包，小心翼翼地解开，取出一只“丹凤银镯”，深情地端详着，贴在心窝抚摩着，晶莹的泪水滴向“丹凤银镯”。“丹凤银镯”忽然发出神奇的光彩，同一瞬间，圣母殿墙壁玲珑剔透，云雾缭绕。田秀秀哀怨的幻影，在朦胧的云雾中，象一朵五彩浮云，凌空飘然而过。田秀秀的眉间，贴着两朵黄绫花，右腕上的“丹凤银镯”，同时发出奇异的闪光，随即消逝。

〔丽姑提着满篮玫瑰上。

丽 姑 爹！（手疾眼快，将李待诏的“丹凤银镯”夺在手中）

〔乐声大作。〕

李待诏 丽姑！（夺回）

〔李待诏、丽姑争夺“丹凤银镯”，形成双人舞。〕

丽 姑 （焦急中求援）聪哥！

〔聪哥闻声急上。李待诏一手举着闪闪发光的“丹凤银镯”，一手示意拒绝聪哥近前。聪哥莫知所从。〕

〔前台灯光忽暗，在天幕灯下，李待诏、丽姑、聪哥构成了一组雕塑剪影。同一瞬间，田秀秀的幻影从空中飘来，忽又消失。〕

——幕 落

## 第一场 祸从天来

〔元宵节傍晚至二更天。远近交错的锣鼓声；细吹细打的八音会，夹杂着零零星星的花炮声，大幕徐徐拉开。

〔舞台为李待诏家的院外空场。琼雕玉镂的柳丝松针，点缀着旺盛的棒锤火；抓肺挠心的社火鼓乐；衬托着飘洒的过街花纸，显得更有生气。

〔夜幕降临，疏林深处，掩映着碧天星斗，柳梢头上，高挂着一轮皓月。

〔女声伴唱：

正月里来正月正，  
正月十五耍龙灯。  
龙腾虎跃人丁旺，  
但愿今年好收成。

〔优美的歌声中，李待诏把将要做成的龙灯，让青年们抬出来，准备作最后修饰。

〔女声接唱：

洒凤园姐妹不知愁，  
元夜灯火舞腰柔。

冰盘映照画中人，  
春花朵朵开在心头。

〔歌声中，丽姑带领姑娘们边舞边上。姑娘们缝合龙身，歌唱着，舞蹈着，赞赏着龙灯的优美。〕

〔男女伴唱：〕

金鳞万点长又长，  
栖凤园龙灯世无双。  
单等着呀，  
灯山上三声花炮响，  
咱敲锣打鼓舞四乡！  
舞呀舞四乡！

〔老者捧酒与乡亲们上。〕

老 者 （酌酒，唱）

李待诏，多辛苦，  
乡亲们敬你一杯酒！

李待诏 （拱手称谢，接杯，唱）

一杯酒，敬老天，  
艺人常盼丰收年。

乡亲们 （接唱）哎嗨哎嗨哟呀，

人人都盼丰收年。

老 者 （唱）李待诏，心劳瘁，

乡亲们再敬酒一杯！

李待诏 （接杯，唱）

二杯酒，莫酬劳，

艺人和乡亲雀同巢。

乡亲们（接唱）哎嗨哎嗨哟呀，

休戚相关情意牢。

〔李待诏请老者共饮。〕

老者（唱）三杯酒，一片心，

栖凤园龙灯年年新。

李待诏（接杯，唱）

三杯酒，敬帮手，

红花全靠绿叶扶。

乡亲们（接唱）哎嗨哎嗨哟呀，

同心协力势不孤。

〔李待诏传杯。聪哥与耍龙灯的青壮年共饮。〕

〔龙灯“开光”开始了，乐声由千丈高峰，突然落入急湍奔流的河心。飞跳的琴弦，拨弄得心弦紧张。斗龙灯的青年们做好准备。放鞭炮的少年儿童点燃了香火。乡亲们自动闪出空场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李待诏与聪哥的一举一动。聪哥捧着古瓷调色盘和画笔，侍立在龙头一边。李待诏单腿跪在龙头前面，为龙灯“开光”。双睛点好。突然鞭炮乍响，锣鼓齐鸣，龙身下浮现出滚滚白色云雾。李待诏将画笔抛向空中，随着画笔落处，飞起一颗火珠。音乐大作，巨龙追逐火珠起舞，边舞边下。老者、青年们、乡亲们、姑娘们随下。李待诏兴致勃勃地朝龙灯舞去的方向追下。聪哥

正欲下，音乐忽转细吹细打。

丽 姑 聪哥！（示意柴门高处，唱）

正月里来正月正，

全家同心扎花灯。

聪 哥 （会心一笑，唱）

咱家的花灯分外好，

并蒂莲开朵朵红。

（与丽姑向院内走去，下）

〔同时一队双腕带着串串银铃的姑娘们，托着旋转的莲花灯，边舞边上。丽姑、聪哥托着一对并蒂莲花灯上。边舞边唱。姑娘们伴舞伴唱。〕

丽 姑 （唱）正月里来庆丰年，

聪 哥 （唱）好一对花灯挂在门前，

丽 姑 （唱）玉树琼枝灯花爆，

聪 哥 （唱）团团旺火照红莲。

姑娘们 （伴唱）哎达儿嗯哎哟，

几枝烟火上青天。

丽 姑  
聪 哥 （钟情地载歌载舞，将花灯挂在树梢，重唱）

好不过天上月儿圆，

美不过人间并蒂莲。

灯好月圆春光醉呀，

暖风吹来心儿甜。

姑娘们 （伴唱）哎达儿嗯哎哟，



姑娘们  
小伙们

前村后村尽管弦。

〔聪哥顺手抽出梅笛，激情地吹奏。突然间，一队身带大串铃的小伙们，手拿开合莲花灯，舞上。

（围着丽姑、聪哥边舞边唱）

丽姑心灵巧，聪哥手艺高，

这一对花灯做呀做得好。

并蒂莲花开，喜气上眉梢，

是何人留下这闹元宵。

〔聪哥吹着笛子，姑娘们、小伙们舞下。

〔乐声渐远，聪哥随着花灯舞节奏，正朝着舞去的方向出神。丽姑拿出一个新荷包，悄悄地走向聪哥背后，情意深长地送给聪哥。聪哥看着荷包，回身对丽姑会心微笑，把一幅香罗帕送给丽姑。丽姑接过香罗帕，甜蜜地抚弄着，欣喜着舞了一圈，将红色香罗帕盖在头上，忽又羞答答地躲了起来。同一时间，聪哥对荷包仔细端详着、满意地赞赏着、甜蜜地抚摸着、兴高采烈地舞弄着。丽姑偷眼看着聪哥的情意，甜丝丝地微笑，羞涩。〔姑娘们重上，见聪哥手里的荷包，争着欲看。聪哥不给。姑娘们故作嗔怒。聪哥故意用荷包挑逗，姑娘们追逐。忽然，一位姑娘把荷包抢到手里，聪哥欲夺，又被传到另一位姑娘手中。姑娘们继续传递着、躲闪着。聪哥眼花缭乱地寻找着、追逐着，形成了优美的民间穿花舞。